

暮春遇古石桥

蒋忠民 文/摄



如画佛殿桥

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沟，从相人山附近的国家森林公园流出来。这条汇聚周边石山雨水而形成的河沟，曲折蜿蜒流经象山区二塘乡的南村、东村、额头、骆家、佛殿等村庄，一直流到奇峰镇那边。在年长者的记忆中，儿时经常光屁股在河沟里洗澡戏水。“那时水很清，春夏时节水很大，经常是满河沟的水。”东村年近六十的石四生说，“每个村子都在流经自家的农田附近修建了堰坝，比如东村的堰坝就有黄头堰和灰头堰。”

随着上个世纪兴修水利高潮，河沟流经的村子在政府组织下，在它旁边重新开出了一条不再曲折蜿蜒的水渠，以便使靠汇聚雨水为源头的河沟能够更好地发挥灌溉作用，这条河沟逐渐走出了人们的生活，自然也走出了人们的视线，渐渐被人遗忘。

只有河沟两边顽强生长着的柳树，标记着河沟曾经的走向。保存那段历史记忆的，还有曾经是这些村子之间相连并且连接外界的青石砌筑的小径。小径比田埂路要宽，接近历史上的官道驿路的宽度。

有路，有河沟，自然有桥。

于是，与这段河沟上幸存的几座古石桥，在这个暮春的下午相遇。

与这条河沟没有人叫得出名字一样，这些古石桥，村民们同样叫不出名字，我们暂且依照其附近村子的名字，分别称呼为额头桥、骆家桥和佛殿桥。

●额头桥，“一步桥”

一条青石砌筑的小径，从石山下蜿蜒而来，筑路的青石已经被岁月风雨侵蚀得发白，路面坑坑洼洼，而且时断时续，不再连贯。

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将本就不连贯的小径拦腰斩断，水泥路边就是那条后来修建的灌渠，眼下还不是雨季，这段灌渠水量很少。一位年轻的村民，用推车推着自家的小孩，停在路边，用一根线钓小龙虾。

走过这样一段田野间的小径，便到了额头村外河沟边的额头桥。

快到桥边，小径中间有一处略微高出的路面，两边有积水。石四生说，这是一座小小拱桥，应该是桂林最小的石拱桥了。说话间，他一步就跨过了他口中的最小石拱桥。呵呵，有点意思，名副其实的“一步桥”。桥两侧青石上，爬满了那种在年代久远的屋墙或者庙宇或者石桥才可见的爬山虎，似乎在告诉我们，这些桥年代久远。

这座一步桥，应该是当初修建时，考虑到两边农田灌水而设计的一个通道，却巧妙地建成了石拱桥模样，不得不佩服修桥者的匠心。

正在旁边田里喷洒除草剂的农妇说，可惜了，好好一座石拱桥，如今除了种田的，没人走了。额头桥上游河沟宽约3米，往上略窄，两岸零星生长着杨柳、乌柏，看得出应该是老树砍掉后再生长出来的。桥拱高约2米，跨径约3米，全部青石砌筑，桥面铺设青条石，野草野花从青条石下顽强地挣扎出来。几块长条石摆放桥面两边，便是桥栏。桥栏两侧石缝里，生长出芝麻、野草、野花，还有几棵类似于芙蓉花的植物。桥两头连着当年那条青石砌筑的小径，通往别的村子，南桥头上游

护桥青石多半坍塌，歪倒在水边。

暮春的田野上，额头桥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，经历了岁月沧桑，见证了村庄变迁，默默地站在村外的田野上，品味着往事，品味着孤独。

●少人经过的骆家桥

骆家桥就在骆家村头树林不远处。

这片树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，里面错杂生长着桂林一带村庄旁常见的香樟、枫香、柰树、苦楝等，有的树称得上是百年以上的古树，树身缠爬着藤蔓或者生长着苔藓。

石四生说自己也是偶然发现骆家村头这座古石桥的。爱好文艺的他，大部分时间在帮儿子的装修公司做事，闲暇时喜欢骑着摩托车在家乡阡陌间转悠。虽然来过几次，但石四生还是带着我走错了路，在树林边可通小车的岔路转悠了两次才找到骆家桥的位置。

石桥附近好几块农田显然抛荒，长满了半人高的青草。桥两头青石砌筑的小径只残留不到100米，稀见当初修路的青石。这段河沟与额头桥附近河沟类似，早就不在通水，只残留着干涸的河床和岸边稀疏的杂树。上游一侧无水无树，看得出石拱桥的全貌，紧靠石拱前，两侧竖立着安放闸板的石槽，与兴安灵渠的陡门一样。那些桥石被经年雨水冲刷，最初凿出来的条纹差不多被磨平，显出一种岁月沉淀的灰黑。石缝里一样挤出不少野花野草，还有几株小树。桥面泥土覆盖，依稀可见青石。野草茂盛地生长着，可见平常极少人经过。唯一看得出村里还有人记住这石拱桥的，便是桥上斜插着的几柱燃尽的香签和黑乎乎的纸灰，不知村里何人何事何时在这烧香膜拜过。桥的下游一侧，杂树遮掩得密密实实，河沟一边貌似长年水浸泡而形成的沼泽，小心翼翼踩着软踏踏的泥土，在沼泽边缘前行一小段，才得以拨开树枝，一窥拱桥全貌。桥下是一个积水潭，不知深浅，再远处，全是半人高的青草。

●风韵犹存的佛殿桥

如果说，额头桥、骆家桥给人一种风烛残年的感觉的话，佛殿村头的佛殿桥则颇有风韵犹存的魅力。

约2米宽的桥面被踩得光溜，过路的人应该不少，桥拱桥墩青石没有坍塌，虽然也有野草野花杂树在桥身生长，但可见人工修剪痕迹。桥的下游两岸堆积着清理出来的泥土，可见这一段河沟依然发挥着作用。桥的上下游是一泓不知深浅的碧水，竞相生长的乌柏等杂树，遮掩不住古桥风姿。蓝天白云下，无论从上游还是下游，都能领略到兀立在田野上的石拱桥的古朴自然美。也许是水比较深的缘故，桥拱看不出传统的半圆形，而是一种弧形。

一个男青年蹲坐在桥下游一侧垂钓，一个女孩坐在不远处看书，他们在享受田野古桥碧水清风带来的安然静谧。

一群慕名而来的大妈大嫂，身着艳丽的服装，在桥上拍照，让这座不知年代的古桥，增添了欢乐气氛。



额头桥



骆家桥



赶着黄牛走过佛殿桥回家的村民

距离佛殿桥不远，那条几个村合力修建的灌渠变得宽敞起来，水势也大了许多。老堰沟和新灌渠之间，一个村民正在用犁田机型田，更远一点的田野上，有农民在插田。佛殿村头几座早就无人居住而开始坍塌的老房子，还有佛殿村头几株枯死的古樟树，与古桥遥遥相对，彼此似乎无言地诉说着岁月沧桑的无奈与不甘。

一个村民赶着一群黄牛走过佛殿桥，走向村子，脸上洋溢着怡然自得的微笑。我们问他可知桥名，他摇头；问他可否听说过这桥何时修建，他仍摇头。

村民走远了。我们也要离去。只有佛殿桥与其它几座古桥，顽强地坚守在这条废弃多年的河沟上。我们在这几座桥附近苦苦寻找，找不到半点相关碑刻之类。回来与一位资深摄影家谈起这几座中桥，他喟叹一声：桂林周边这样的桥不在少数，可惜都被人们遗忘遗弃了，除了几座有名的桥之外。